

沉甸甸的担子,即兴的歌

华明玥

第一缕初冬的寒意已经袭来,卖水果的农家姑娘依旧在医院门口蹲点,眼巴巴瞅着拎着大包小包的中药,或者带着一张胸片或CT照片的人,带着一点心事重重的表情,从面前经过。偶尔,她会扯着嗓子唱上一小段,以黄梅戏的调子现装上了她需要吆喝的内容:“哎,山竹提子菠萝蜜咪,戴帽子的大草莓咪,哥哥嫂嫂你来看啊,比那水果店便宜不少咪,哎,风吹落叶天稍寒咪,再来寒潮暖气就要开咪,天干物燥水果好备起来……”

唱到这里,见有人驻足瞄看她的水果,她突然改成念白:“大哥大姐,15块钱两盒,保管你吃了把那烦恼放一边。怎么样?来两盒不同品种的?”

有人停下,买了新鲜草莓和菠萝蜜,爽快地付款。我选了16个山竹,也只要24块钱,姑娘热心教我挑选:“山竹最好是深紫红色,头上戴一顶绿帽子。果蒂要是变成褐色,就不太新鲜了,山竹颜色红得越深,吃起来越清甜。还有一个小窍门哦,把山竹翻过来看它的底部,中间长得像花瓣对不对?有些是四花瓣,有些是五花瓣,也有六七瓣的,外头有几个花瓣,里头就有几瓣果肉。底部花瓣越多,掂起来越坠手,说明山竹壳薄肉多汁水足。”

我笑她:“把这些窍门儿都告诉了人,挑剩下的你怎么卖?”

实心眼儿的姑娘笑道:“卖到只剩一小半了,再降价呗。反正也没店面房租,挑着担子

卖,一天下来能赚个一两百块,就很开心了。”

她是跟着嫂嫂婶婶们来做这些小本生意的,两箩筐水果堆得岗尖岗尖,估计有五六十斤重,以扁担挑着叫卖,一开始,她也挑得气喘吁吁,小腿粗肿,晚上回到出租屋,在热水里泡脚,脚杆上袜子的勒痕也久久不消。后来,她学会用腰胯微微摆动的力量来减少脚踝的压力,学会了“嘿呦”一声换肩,学会了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客人,而不是一味蹲着,她的力气也锻炼出来了,也有劲儿唱山歌了,与此同时,眼力见儿也锻炼出来,不会盲目地打游击战了。“一般来讲,医院门口最好做生意了,还有啥事,能比生过一场病更让人想得通透?还有少儿才艺学校门口,接娃的家长,候着也是候着,买点便宜又新鲜的水果,他们乐意。”

我让她帮忙把山竹装到背包里,感叹她谋生不易,赚的都是辛苦钱。她笑道:“要是留在乡下,晴挑谷子雨挑菜,冬天村里要组织人力疏通河道,那一挑子烂河泥运出去,也要百十来斤。到城里来卖水果,卖完了还去看公益电影,就算看黄梅戏,要是赶上有政府补贴的场子,还能便宜二三十块钱,我的眼界开阔多啦。”

在寒流将要到来的时候,一个穿粉色棉袄米色长裤的姑娘,每做成一笔小生意就笑吟吟挥手。她的担子沉甸甸,她的歌声嘹亮又优美,她好像从不知道辛苦与忧愁,她是这落叶纷飞的街道上一缕暖色的光。

烟村暖雪

谢光明

雪停了。我来的路上,可是雪花纷飞啊。山里的雪比外面的雪调皮,树枝都被它们拽到路中间。我低头穿过,树枝弹跳一下,雪团“哗哗”往脖颈里钻,冷飕飕的。可是它们怎么能拦得住我?世间没有我到达不了的地方。经过白雪翠竹甬道,村庄展现在眼前。屋顶丰腴的积雪,屋檐挂着整整齐齐的冰凌,闪着刀枪剑戟般的寒光。我哈一口气,冰凌锋尖融化成水。家家户户大门已贴上红纸黑字的对联,新鲜干净。风安静了,炊烟扶摇直上,裹挟着蒸笼里的味道。贴着墙根的拐角慢慢品读这个小山村,我的指尖划过小狗毛茸茸的耳朵,耳朵只是抖两下,它居然丝毫没有觉察。两三个孩童忽地撞上来,撞在我身上,然后又一阵旋风似地消失在另一堵墙后面,扔下一串无拘无束的嬉笑声。

村子里太挤了,耸立的新墙旧墙将巷弄挤成一道缝,两个人经过都要侧身相让,我还是习惯空旷一些的地方,于是来到了墙外的菜园。南方人房前屋后喜欢种树,这一家人的菜园也被积雪覆盖,不清楚地里种的是青菜还是萝卜,鼓起一个个白花花的大馒头,谜团似的。菜园的篱笆是一棵棕榈树和一排空疏的竹子。棕榈树阔达的叶子,掬捧一张白雪,背面青翠欲滴。毛茸茸的棕皮上,一个鸟窝完好无损,里面没有积雪,只有几片黄色秋叶,久未居住,鸟去

巢空。我将那几根竹子轻轻一摇,竹叶上的雪团簌簌掉落下来,竹子摇一下身体,直起腰杆。对面山林里也传来积雪“哗哗”滑落的声音,竹子和树枝纷纷抬起头来,摇落睫毛上的雪,踮起脚尖遥望着我。是谁走漏了风声?画眉鸟还是山雀?把我来的消息广为流传。

“起锅了,起锅了。”我朝呐喊的声音轻飘过去。是一户人家在熬糖。麦芽糖火候到,大叔拿一双筷子,对大婶说:“退火。”又吩咐他儿子:“倒。”年富力强的儿子撸起袖子,举起一箩冻米,倒在大锅内,将冻米和芝麻、花生搅拌在一起。锅内热气腾腾,年轻人额头冒汗了,闪着晶莹的光泽。搅拌好的冻米糖,拿出来放在刀板上,一家人趁热齐上阵,菜刀“嚓嚓嚓”犹如骤雨过瓦,不一会儿,一大箱冻米糖就做好了。“今年火候好,进嘴不冷,冻米糖可以留到采夏茶。”大婶咀嚼着冻米糖说。“那是。”大叔点点头,带着一份骄傲。甜甜的冻米糖,是这一家人的小日子。

虽寒气逼人,我还是来到村外无拘无束地飞翔。原野白茫茫一片,大地如开天辟地初始般干净。纵横阡陌被积雪隐藏起来,雪地上少有人迹,留下一行行竹鸡迷漫的脚印。我轻抚一树野樱,它的枝丫露出一一点灵动的浅红,像裹着白围脖的女孩,转动一双调皮的眼睛。我吹过一树山茶花,山茶花开出了红色的花瓣,露出更多的花骨朵。这是大地写的春联。我走在田间小路上,脚印是一个个窗口,马兰迫不及待地从窗户上探出头来。我来到小河边,河岸迎春花的藤条,挣开冰凌的拥抱,抛给我黄灿灿的微笑。

这是我热爱这样的村庄。我不走了,我要留下来。这是我们的村庄,是大家的村庄。



伴飞 陈军 摄

红树叶,黄树叶

方丽清

窗外有个园子。树木连荫,草木隐隐,绿水在枝叶间闪闪烁烁。从窗户望过去,枝叶相连,如冠如球,如起如伏,红黄间杂,高低浓酽,晴天明亮,阴天浓郁,趴在窗台吃饭,是最好的下饭菜。

看得久了,便想下去走走。

出门,往西,一个小铁门,二十八级台阶,过马路,步行不过几分钟,便到了河边。

树多,各色树,蔽天的叶,夏天是最好的绿荫伞帐,此时是我遁形的处所,隐在树里,似乎是另一个世界。

“真是好看,红树叶,黄树叶。”这是在鹧鸪坪赏秋时一位老爷爷说的话,说得真好——可不是嘛,“树树皆秋色”“可爱深红爱浅红”,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年看秋叶的人真是有福,叶子在漫长的时日里浸染日光,渐红渐黄,久稠不落,不若突然的一夜北风紧,秋风扫落叶,让人心生惆怅。“一夜北风紧”是《红楼梦》第50回芦雪庵即景联句。王熙凤开了这首诗的第一句“一夜北风紧”,大家听了,都相视笑道:“这句虽然粗,不见底下的,正是会作诗的起法。”难为她了,我却是喜欢这个“紧”字。

河这边多是阔叶植物,河对面多是杨柳,杨柳依照旧,阔叶植物秋色无边,春色秋色,各擅其场。微雨的天,林子里有湿意,雨滴从叶间偶尔啪嗒滴下,林子郁郁的,叶子却格外的鲜润了。树上叶子多,树下叶子也多。叶子落在黑色润湿的石板路上,落在树下低矮的绿植上,落在河水里,也会盘旋着落在行人的头上衣上。黄绿、明黄、橘黄、赭红、酒红,构树、石榴、梧桐、栎树、槭树、木梓,大叶子、小叶子、圆叶子、长叶子。梧桐的落叶最大,其型如掌,堆叠在草坡上,丰厚饱满一如大地之被,可静静入冬;合欢也在落叶,细小的绿色,孱孱如花蕊;竟然有一棵枞树,尖尖长长的松针夹在许多阔大的落叶间,仿佛远客故人,有乍见的欢喜。

河边的树多是大树,树干墨色,列列如兵,其上许多鸟巢样路灯添其野趣。许是为了寻找阳光,许是湖水湿气的吸引,枝干俱斜斜伸向水面,几棵木梓树的枝叶几乎要触碰到水面了,曲茎虬枝,鲜叶如花,几只白色水鸟平滑过水面。木梓树是我家乡的树啊,竟然在这里遇到,而且颇具规模,我和擦肩而过的路人一样的喜悦,他们仰着头,边走边聊,饶有兴致地说着木梓树上的白果子。而树下,零落着木梓的咖色硬壳,和星星点点的白色木梓,有玲珑的模样。

水上白拱桥,我站在桥上,许多人站在桥上,桥高,有好景致,也有好颜色,白拱桥之上应该有白素贞,有白素贞和许仙的初次相见。黄叶子在桥底,是三棵石榴,狭长黄灿;红叶子在桥畔,是一棵木梓,圆润赭红;叶子落在桥上,也落在桥下的水里。水波漾漾,红叶子、黄叶子、绿叶子,被水波轻推着,慢慢的多起来,在水岸边,堆叠如锦。

平静的河流,森森的林木,藤蔓缠卷,水草舒展,这样的情境,容易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爱人奥菲利亚——她坐在河水幽深处弯弯的树干上;她依靠着柳枝掉进河里;她走在柳树下,慢慢接近湖面,回眸张望,唱着最后一首歌;她浮躺在水面,水草花儿围着她……

“……她那长长的纱巾被河水浸透,

柳枝颤抖着在她的肩头哭泣,

芦苇在她多梦的额上轻轻弯曲。

哀伤的睡莲在她周围叹息……”

美丽又疯狂的奥菲利亚就像零落的花秋天的叶,树下水下,温柔又脆弱。

叶子一颤,一滴雨落下来,陡觉脖子一冷,叫人忍不住紧了紧衣服。

